



今天，我们为什么读经典

“好的书籍”不只有一个标准、一种定义，但这些书一定洞穿了生活的某些本质，揭示了物质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的某些奥秘，能够给人以深刻启发与教益。

经典对不适当生活的纠正，对正义与非正义的制衡意义是巨大的。读经典，有助于我们从沉痛的教训中找到前行的路，得到更充沛的继续前行的力量。

□ 梁鸿鹰

阅读对于一个人、对于一个民族的精神养成所具有的意义，是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古往今来的历史一次次昭示，人类什么时候善于积极地从前人和当代人的智慧成果中充分汲取有益的养分，什么时候就会为推动社会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然而，就当前的读书生态而言，还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問題。我們國家已經由書籍的貧乏迅速地走向了書籍的過剩，紙質及網絡閱讀物的“大爆炸”幾乎無處不在。而且，得益於科技助推、文化复制的便利，阅读在随时随地可以实现的同时，碎片化、浅白化、伺候式阅读接踵而至，出版上的甜腻、平白、浅俗之风日盛，一些陈腐浅俗的文字被裹以炫目的糖衣，在克隆复制、跟风抄袭的浪潮中四处泛滥并得到膜拜。随便浏览一下当当网图书的文学板块，便可看到文学热卖区“文学鸡汤”大行其道，如尺度的《世界很忙，而你刚好愿意为我有空》以5000万点击量赫然名列前茅，曾写出“三宫六院的胸怀+株连九族的身世”一类酸鸡汤的“文青”，以其“青茫三部曲”800万册的销量而成为“翘楚”。“鸡汤文学”诸如此类的神话，引得大小出版机构趋之若鹜，挤压着纯文学的生存与出版空间，无情挤占了大众特别是成长中的年轻人的宝贵阅读时间。不消除浅俗低智读物的影响，不追求启人心智的“好的书籍”，民族精神的健康成长就可能受到威胁。

“好的书籍”不只有一个标准、一种定义，但这些书一定洞穿了生活的某些本质，揭示了物质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的某些奥秘，能够给人以深刻启发与教益。而且这些书可以常读常新，就像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所说的那样，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有发现的惊喜，“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哈姆雷特》《浮士德》《红楼梦》《红与黑》等经典，无疑就是具有超越时空非凡力量的“恒久的模范”，是最好的、最值得读的著作。

促进使命感的养成

读经典会丰富人的文化阅历，增强人的文化责任，促进人生使命感的养成。汤一介先生曾经在《我为什么而活》一文中写道：“我那时认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活着就应有一种历史使命感，应对社会负责。”这种担当就有来自古今中外文学经典潜移默化的影响，他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经典相伴随。他讲道：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深受孔子“天下有道”之理想和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大丈夫精神的影响与熏陶。读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罗

亭》，使他对人道主义有了一定的兴趣和认识；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更加深了对人道主义的了解。他由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感悟出“悲天悯人”的感情可以化为一种力量，那就是中国儒家所提倡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生死观”，以及承担“人生苦难”济世救人的理想。

汲取前行的思想力量

读经典可以汲取前行的思想力量。因为经典如康德说过的那样，处理的是有关“头顶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等重大问题。法国哲学家笛卡尔说过：“阅读所有的优秀名著就像与过去时代那些最高尚的人物进行交谈。而且是一种经过精心准备的谈话。这些伟人在谈话中向我们展示的不是别的，那都是他们思想中的精华。”“思想中的精华”超出人们一般经验的提炼与概括，往往高度凝练了人类的生存经验。是经典作家以艺术细节的呈现将文本升华为具有高度形而上价值的存在。有的经典作品对人类生活图景的描写可能是夸张的、变形的，甚至以人们难以接受的方式呈现世界的图景，但揭示出的人生和社会的真理却往往更为深邃，可以惠及不同时代人们的生活。如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威廉·戈尔丁的《蝇王》等。这些经典可能还会具有一定的预见性、超前性，不少经典在面世的时代不为人们看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显露出光芒与力量，就是这个道理。因此，阅读经典可以调动思维能力，对这些思想精华进行一番消化与吸收，特别是促使人们对历史与现实进行再思考，从而不断检视自己对待万物、对待世界的态度。要想在现实生活中避免趋于功利，思考能力的提高和理性定力的增强特别必要。

有益于吸取历史教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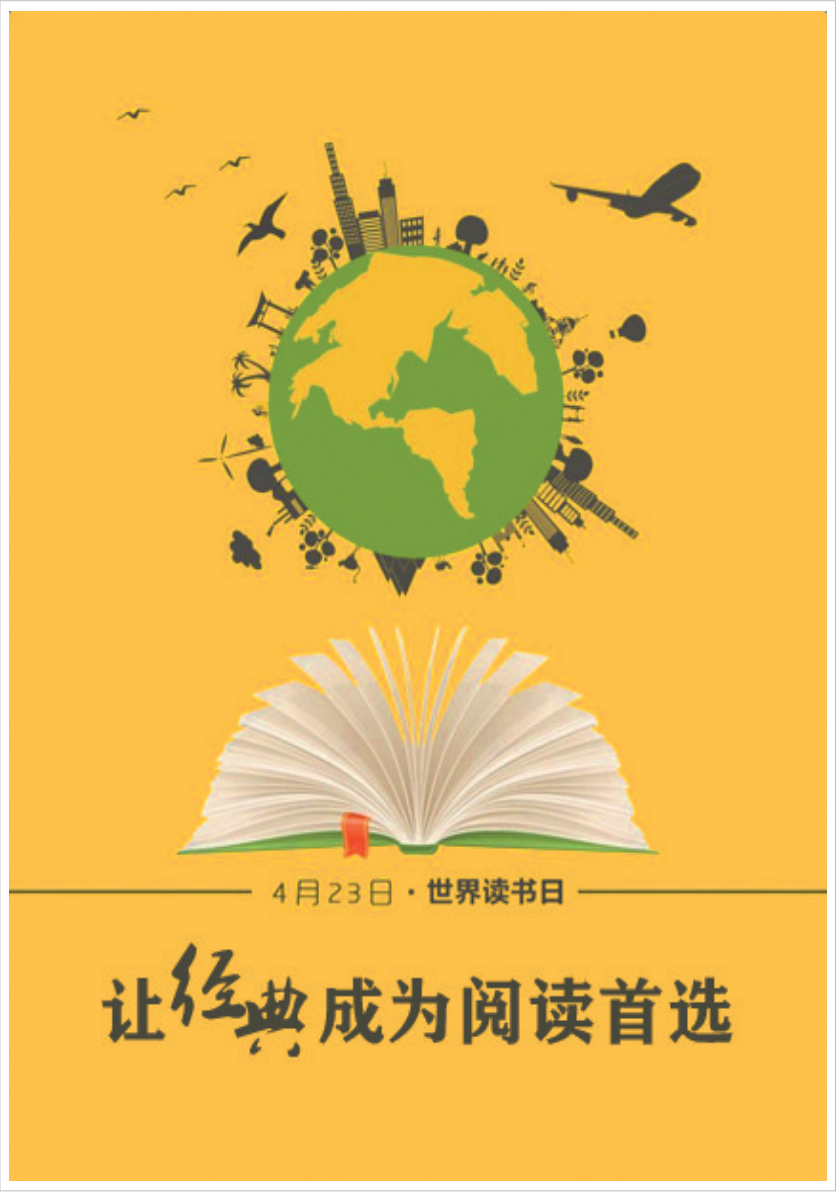
读经典必定有益于我们吸取历史的教训，从前人的提醒与警示中，让未来的路走得更好。英国十九世纪诗人柯勒律治曾经说过，文学一个最大的作用就是“通过唤醒人们对习惯和麻木性的注意，引导人看向美丽的新事物”。不少文学经典以不妥协的，不顺应生活、逆着生活的反差性，从反面给人教训，或者提醒人们自身的不完善，让文学从反面成为生活最清醒的守护，让不完善的社会能够保持更健全的理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或许这些经典的思想价值更为可贵。比如老舍的《四世同堂》并没有正面描写抗战，而是表现北平沦陷区普通民众的生活，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他通过这些人的经历

试图告诉我们，普通中国民众由完全无知到民族觉醒走过了何等漫长而沉重的路。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指出：“人，趋于完美之后，就是动物中最好的，但是，一旦脱离法律和正义的约束，却又是最坏的。”一般来说，经典提供的就是“最好”与“最坏”的典型，意在提醒人们去铭记。学者许嘉璐也认为：“善与恶的斗争有史以来就有，各个民族都在反思弘扬自己的传统文化，不过就是在善与恶的天平上加大制衡。”经典对不适当生活的纠正，对正义与非正义的制衡意义是巨大的。读经典，有助于我们从沉痛的教训中找到前行的道路，得到更充沛的继续前行的力量。

攀登人类思想精神高峰

读经典等于攀登一个个人类筑就的精神高峰，在攀登的过程中使自己的精神和思考力不断得到强健。伴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生活舒适度的追求，获得外在事物的便捷性在增加，而精神文化上所有易得的、浅近的东西给人带来的“好处”只有一

个，那就是心智的萎缩与退化，习惯于此就会放弃思考，拒绝接触超过自己理解惰性的东西。经典是无数思想文化精英累积下的成果，阅读的过程不会像浅阅读一样一路亨通。但是经典“不一定教给我们以前不懂的东西。在经典中，我们有时发现的是某种自己已经知道（或者以为自己知道）的东西，但不知道是该作者率先提出的，或者至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与其联系在一起。”（卡尔维诺语）经典所具有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知识的提供，而是有益于心智的启发；经典如同设置了思想重峦叠嶂的山峰与奔流不息的巨河，人类对经典的阅读，就是在一次次向与自己体力完全不相称的山峰发起攀登，就是在赤脚踏过自己从未知晓的激流险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这样一个时代，志存高远，凝神聚力，就一定要善于克服种种惰性，克服意想不到的困难，不断地去开掘不同时代人们的思想成果宝藏，只有这样才能做好充分的准备，随时投入到实现民族复兴的事业中去。



□ 于慈江

有史以来，人类的脚踪与风采便依赖于文字与书本来记录和书写。一旦文字书写得隽永而优美，文学便滥觞了，诗歌便烂漫了，人心便柔软了，世界便诗意的了。而阅读，与书本亲近，便是收获、体味这份柔软和诗意的最佳途径或必由之路。

这大概正是自己过去这半辈子爱读书、爱收藏书、爱钻书店、爱泡图书馆、爱逛旧书摊儿的内在因由之所在——说到底，持久的习惯既是出乎机缘，也是内外在的长期涵养所致，更是一种心灵寄托和精神需求。

小时候家里没什么书，我和我大哥两个人就翻来覆去地反复看一本我老舅从老家拿来的老版《三国演义》。两个人阅读的速度往往不可能完全一样，先看完一页的等不及了，就只好把这一页翻立起来，侧着脸看后面的一页——小哥俩横卧床上静静对读和玩味名著的情景很有画面感，也真称得上嗜书如命、如饥似渴。

这个爱读书、好读书的嗜好伴随了我整整半辈子了，也令我不知不觉中积攒和皮藏了以字、词典为主数万册好书。好读书的人不会感到孤独。假如我有时间，我会像饥渴的饕餮一样，把我身边书架上的书一本本都读完，也就没有空闲去感受寂寞、体味孤独。2002年7月18日，刚刚过完91岁生日的杨绛在回答“您有没有感到孤独的时候？”的提问时，就曾这样说过：“不孤独，因为我有很多书，有书就不孤独。……而且我看很多书，就像到处旅行一样。”

不仅如此，读书还会使人明智，让生活充满趣味——良好的阅读习惯意味着高品位的生活质量，意味着精神生活的丰富；手不释卷会令生活变得更有滋味、更有趣。明代书画家董其昌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李敖则戏谑地将这句话改为：“行零里路，读两万卷书。”我理解李敖的意思是，即使你每天都在路上，

你一年又能去多少个地方？你就是用一百年去旅游，又能去得了几个地方？阿尔卑斯山，你没去过吧？没关系，你可以从书上、从影视里看到，不一定要亲身去游历。书其实可以帮你办成很多事。每一本好书都是一个好老师，而且大方慷慨、任劳任怨，绝不端架子。你可以一天24小时随时请教，而不必担心会被拒绝。拥有一定数量的好书，你就等于同时拥有好多多个好老师。

有人不喜欢旧书，学点儿东西总迫不及待地想买新书。我可是从来都喜欢旧的东西——旧往往并不意味着落后或过时，反而意味着一种积淀，就好比精心酿造和窖藏的陈酒，每越搁越香、越放越醇；就好比旧家具上面的包浆，往往带着历史的余温，带着时光的年轮，带着令人沉醉的日久年深。而知识与技能的吸纳、气质与心胸的涵养既意味着更新与换代，也意味着积淀和沉潜。

正是为了强调这一份与陈醇的书

人的成长包括身体，也包括心智；成长需要滋养，身体的滋养来自食物，心智的滋养则来自阅读。阅读促使我们思考，思考的结果是付诸行动，在行动中我们完成着成长。说是完成，却是一生的行动。不像身体，成熟到一定的时候必然走向衰老，而心智的成熟几乎可以持续到死亡。衰老的身体并不直接导致心智的衰老，相反，健康的心智却能够拯救颓败的身体。比如霍金，虽然没有一副强健的体魄，但却有着格外强健的心智，也正是这种心智成全了他身体的韧性，从而使其一次次由死亡线上挣扎了过来。一个心智不够健全的人，往往难以胜任一副健全的身躯。

因此，在每天滋养着我们身体的同时，我们尤其不能疏忽的是对于自己心智的滋养。那么，作为日常滋养的阅读就存在着一个营养学的问题。要知道，并非所有的书籍都是有营养的。我们必须分清书籍本身的性质，哪些是娱乐性的，哪些是实用性的，哪些又是看似无用的，即那些严肃文学或哲学之类的书籍。事实上，也恰是这些看似无用的书籍才能提供给我们最为丰富的营养。这所谓营养，便是赋予我们以思考的力量。

阅读娱乐性书籍在某程度上更像是一种消费行为，在轻松愉快的文字进程中，我们所获得的更多的仅仅是感官上的满足。它只会使我们上瘾，进而在麻醉的状态下模糊了幻想与现实的界限。《堂·吉珂德》（塞万提斯）和《包法利夫人》（福楼拜）皆是针对娱乐性书籍的批判。可以看到，堂·吉珂德对骑士小说上了瘾，结果只能把自身的现实当成骑士的历史，将自己活成一个可怜的影子。从此，现实不再真实，堂·吉珂德也不再真实。至于包法利夫人，由于早年对那些专供女性阅读的浪漫小说的沉迷，她的一生再也未能从男欢女爱的幻觉中清醒过来，她把爱情视为生活的全部，同样误判了人生的真谛。可以说，正是阅读毁掉了这对心智本来并不平庸的男女。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娱乐性书籍就没有存在的意义，我只是想说它的存在价值是相当有限的，它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我们对这种有限的正确认知。

实用性书籍更只是一种短暂的手段，它所传授的功利性知识其实就是为了让你将其遗忘，去达成你最终想要的目的。从我们与其相遇的那一刻起，我们所想的便只是早日得以摆脱它们。这就是实用性书籍的命运，它们的出现似乎只是为了消失。

有实用性的书籍，也有实用性的阅读，即那种抱有明确功利目的的阅读方式。这种读者宁愿日日夜夜研读对于自己的学业抑或职业成绩有所帮助的书籍，也不肯花费一刻钟的时间来读小说或诗歌。他们会认为这显然是在浪费时间，远非正道。这令我想起自己所经历过的大学生校园晨读时的那一幕。一位同学坐在湖边诵读古诗，另两位坐在一旁朗读英语的女生却不干了，起身呵斥道：“你在这里搞什么乱？”说罢，双双扬长而去。我的这位同学一脸惶恐，问我：“我做错了什么吗？”

营养讲究丰富，切忌单一，所以，我们的阅读也万万不可偏食。是清朝人记录唐朝五代科举取士资料的书。孟二冬在发现了一些错漏之后，便钻进北大图书馆进行补遗与校正的研究，日积月累、积少成多，最终写出了上、中、下三本一套100多万字的大书，被评为“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北京大学第九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孟二冬的故事告诉我们，做事要有头有尾，不要三分钟热度，要做就坚持做下去——他自己用7年的时间顽固地坚持做一件事，持之以恒地做，最终完成了一套很有价值的书。除去个别的天才，大多数人的素质其实都差不多，可为什么别人能做成事，你却没有？往往是因为你没有持之以恒，没有做一件事就把它做彻、做透、做完，没有再坚持下去而已。

坐拥书城、腹有诗书不仅能让我们的气自高华，很大程度上也等于让我们拥有了自己“诗意的世界”。

让有营养的阅读滋养人生

□ 路文彬

我说：“是她们错了。这么美好的时光，你在享受诗意的人生，而她们为了占有那么一点点儿有用的知识，却可能冷落了一生的诗情。”因为这两位女生把自己当成了某种占有知识的工具，故而永远无法体验到人作为主体存在的幸福。与其说是她们占有着知识，不如说是知识占有着她们。或者说，她们就是知识的奴隶，自以为行使着主人的权力。

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则是又一种实用性阅读的牺牲品，他的读书有着鲜明出人头地的动机，因此读书带给他的注定不是创造与爱的能力。即使他获得了成功，也无法实现人在本质上的自由价值。而一旦他失败了，就极有可能是顶顶之灾。

阅读的滋养即是思想和情感的滋养，唯有那些能我们将引向对自身和他人以及这个世界进行深入思考的书籍，才称得上是真正有营养的书籍。借助于思考，我们完成着认知的本真性生命意义。毕竟，人类追求的所有幸福都要通过思考来获得。此外，在这种书籍里思考着的我们始终自由的，因而走向的必然是最真实最美好的自己。不过，健康的身躯不能单指望食物的营养，它还需要自身的锻炼和善待。同样，健康的心智也不能一味依赖单纯的营养性阅读，它必须通过实践方能将营养全面吸收。也就是说，不能落实为行动或行动准则的阅读思考，其有效性一定是有限的。实践验证着我们的思考，也修正着我们的思考。

营养讲究丰富，切忌单一，所以，我们的阅读也万万不可偏食。